



文選卷第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選

唐蘇勣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學士蘇美注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論四

陸士衡五等論一首

劉孝標辯命論一首

五等論

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

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漢書王嘉曰王

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

創制垂基思隆後葉

典引曰順命以創制論語比考識曰以侯

後聖垂基也

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

左氏傳楚茅尹無宇曰天子有經畧古之



制也又北宮文子曰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制

有其國家令聞長世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

自秦漢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為郡縣

前聖苗裔靡有子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

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畧萬國三代損益降及秦漢

制立郡縣王命論曰歷古之得得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

至曠楊雄長揚賦曰恢帝業孫卿子曰國者曠不可以

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即力制曠終乎因人

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周禮曰設官分並建五長

所以弘其制也尚書曰外薄四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

財其親踈之宜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使萬國相維以成

盤石之固周禮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漢書宗庶雜居而

定維城之業毛詩曰宗子維城無又有以見綏世之長

御識人情之大方九耕之法也呂氏春秋曰知其為人

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周易曰利物之謂仁左氏傳樂武

子曰季孫圖其安上在於悅下為已在乎利人孝經曰

身不忘其君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故易曰說以使

民民忘其勞周易允卦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

後利之之利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

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

取天下者也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

是以

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樂矣天下以豐利而我

得與之共害孟子謂齊宣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

以已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已共之利

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呂氏春秋曰衆封建非以私賢

則無敵也毛詩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

矣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人夫然則南面

之君各務其治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任諸侯治之也包氏九服

之民知有定主周書曰乃辨上之子愛於是乎生周書

曰周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子庶下之體信於是乎結

禮記曰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

信以達順鄭玄注曰體猶親也

以御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孟子曰彼一時

雄俊之士無所安漢書宣帝曰漢家然後國

安由萬邦之思治毛詩序曰下譬

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相喻王室也營布居也老子曰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呂氏春秋曰一四體辭難而心膂

獲又四體亦喻諸侯心膂亦喻王室也論語曰三代所

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論語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玄曰四代謂虞夏商夫盛衰

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漢書韓安國曰夫

必暮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愿法期於必

涼明道有時而闇言法不可常原故期在於必薄道不

與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慤也娛萬切左氏

傳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獎猶貪杜預曰涼薄也

故世及之制弊於疆禦言諸侯世及而盛疆其弊在於

禦厚下之典漏於未折言封建踰禮而為害其漏在於

厚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

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

於國未大必折折其本也侵弱之覺違自三季

掉杜預曰折折其本也言諸侯乘

侵弱斯乃違自三季也班固異姓諸侯王表序曰秦惠

用之敗以為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杜預

左氏傳注曰豐瑕隙也國語鄭偃曰三季王之陵夷之

亡宜也韋昭曰季未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

禍終于七雄言七雄力政而王道因之陵夷漢書張釋

曰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日涉商人之成

豈爭

夏后之鑒即殷鑒也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尚

書曰爾唯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

傳曰目所親見法之又明之也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春續元命苞曰王

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故五

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呂氏春秋曰

所以一之也小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

謂夏殷也經世已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

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去崩之困痛於陵夷也家語孔

武之祀無乃殄乎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

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

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毛詩曰經始靈臺

種善圖始范蠡羊慮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非謂侯伯

也尸子曰聖人操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

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

弱馮其翼戴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王居于昆諸侯釋

天子加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新序曰及定猶保名位

之以恭左氏傳曰各名位不同班固漢皇統幽而不輟

祚垂後嗣書序曰後嗣承序以廣親親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與東京賦曰怨皇

論語注曰輟止也老子曰天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史記

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君曰吾不能待吾以疆國之術說君君大悅懲周之失

自矜其得言懲周以力滅周也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

弱下弱下之術前王所棄秦以為是故謂之昧焉左氏

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也

賈逵國語注 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其害國語曰晉

嘗不怡史記范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毛萇詩傳曰顛沛

之釁實由孤立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

懲戒亡秦孤也沛技也揭見根貌也漢書曰漢興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毛詩

我大德思知陵夷之可患閭士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

有自來矣左氏傳鄭石彘謂子囊曰今楚實不競行國

乏令主十有餘世左氏傳治區夫曰為之令主揚雄連

爾雅曰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

侯曰求諸侯一朝振矜遠國先叛公羊傳葵丘之會齊

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者何故疆晉收其請

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左氏傳晉侯朝王王享禮

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維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

輕重焉杜預曰示豈劉項之能闕關勝廣之敢號澤哉

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當陽君擊

關羽入至戲又曰勝廣為屯長行至蕪西大澤鄉勝自

立為將軍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

廣為都尉滅之禍豈在曩日曩日謂土漢矯秦枉大啟侯王

班固漢書表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境土踰溢不遵

其正矣毛詩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故賈生憂其危朝錯痛其亂

舊典尚書曰舊典時式漢書賈誼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

奕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又朝錯曰請諸侯之

罪過削其支郡不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土

此宗廟不安也

民之力也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臣犯其弱綱七子衝

其漏網韓信倚胡則又友及貫高因趙資則又反虞維最弱最後反

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貫高非五等盧縮云入匈奴故不數之

漢書曰景帝即位朝錯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誅

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也皇祖

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皇祖高祖也南都賦曰皇祖止焉史

布走高祖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史記曰荆王劉賈者不知何

屬高祖立賈為荆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賈與戰不勝走富

陵為布軍所殺漢書曰賈稱從兄而幾以為皇祖蓋別有所見

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

封汝爵為下乘東南盡曰所出尚未足黔徒羣盜所邪而反何

非建侯之累也周見曰利用建侯行師然呂氏之難朝亦

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昔高皇

齊王今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

迎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群臣議非也內有朱虛

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強故迎大主大

疑也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

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漢書曰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

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

漢易於拾遺也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尚書曰臣作福

奔為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光武中興莫隆

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言光武猶遵

也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僅及數世茲執充斥

也尚書曰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

尚書曰寇賊姦宄執與先古字通左氏傳士卒有彊臣

文伯讓子產曰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卒有彊臣

專朝則天下風靡禮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曰毋一夫

縱衡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一夫謂董卓也漢書在周

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左氏傳曰初

王生子子頹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

圃以為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

詹父田而取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

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

石速士也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杜預曰

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及通於

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挑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

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杜預曰甘昭公

王子太叔帶也又曰王出適鄭處于汜杜預曰甘昭公

朝因舊宮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王之族以作亂單子

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

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在政諸侯方命章昭曰方
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為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
爾雅曰挑子賓起也王命論曰閭干天位嗣王委其九鼎
以族據其天色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秦
天邑商鉦征輦震於闔宇鋒鏑流乎絳闕博玄西都賦然
禍止畿甸害不覃及毛詩曰覃及鬼方天下晏然以治
待亂漢書韓蜀父老曰及臻厥成天下晏是以宣王興
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王
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曰
惠王即位衛師蒞師伐周立子頹鄭伯見號步曰盍納
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
入號叔自此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
于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温
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干温殺之杜預曰叔帶襄王

同母弟也豈若二漢階闔暫擾而四海已沸階闔暫擾
朝入而九服夕亂哉漢書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
弘帝為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
悼心愚智同痛左氏傳遠啓疆曰孤然周以之存漢以
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之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聖
得賢臣頌曰齊侯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語蓋
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相公九合諸侯蓋
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左氏傳劉子謂趙孟
而大庇民乎阮瑀與孫權書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
日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
手漢書曰燕齊之間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祭漢書張
公卿亦變節史記王蠋謂燕將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
曰今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

王室

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宇劉璜結

州刺史

侍中劉向為兖州刺史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

史復等

到官各舉義兵討卓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

翟義

立劉信為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干子哲將

之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

王有

寵子國有與主呂氏春秋曰師旅無先定之班

驅市

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

君臣

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

未改

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漢書曰莽聞翟義起兵乃拜

不必

常全君為一體也諸侯出位故國昏主暴君有時比

迹故

五等所以多亂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

之於

是莽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真也或以諸侯出位

矣漢

書陳涉詐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

不必

常全君為一體也諸侯出位故國昏主暴君有時比

迹故

五等所以多亂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

比迹

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

郡縣

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左氏傳王孫滿

三考

黜陟幽明長率連屬咸述其職禮記曰千里之外

屬屬

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

之於

天子五年一朝謂之述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

而淫

昏之君無所容過又用諸淫昏之鬼何則其不治

哉故

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尚書曰不

度惟

真強國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群后也安

在其

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

君為

已思治利故曰為已郡縣之長為利圖物已乃利

圖之

故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奔競以招

云為

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奔競以招

圖之

故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奔競以招

譽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說燕修已安

王曰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

民良士之所希及已修已安民積德以厚下論語子曰修

安國論語注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鄭玄禮記曰希少也

疾也猶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安民譽遲不若侵之

以利已鄭玄論語注曰憚難也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進取名速

故損實事以求之列子曰范君無卒歲之圖巨挾一時

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已主眾皆我民民安已受其

利國傷家嬰其病說文曰故前人也欲垂後嗣思其堂

構尚書曰若考考室子乃弗肯堂矧肯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

之義漢書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

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鄭使其並賢居治則功

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

有厚薄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興殊迹兩愚處亂則過

有深淺言秦漢同立郡縣而脩短異期然則八代之制

幾可以一理貫八代謂五帝三王也然此八代異於

能純法八代故宜參以霸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政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

辯命論辨命論蓋以自喻云劉孝標孝標植根溜右流寓魏庭冒履艱危

劉孝標豈圖遠巡十稔而榮斬一命因茲著論故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魏志曰

管輅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魏志曰

管輅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魏志曰

秀才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與當富貴乎輅長
嘆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
女嫁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為少 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
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 漢書梅福上書
塗說文曰墀塗地 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 譙子路曰
也禮說天子赤墀 聖人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 故謹述大旨因言其致
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 云鄭玄禮記注曰
致之言至也

巨觀管輅天才英偉瑋璋特秀 郭璞曰孫子荆上品狀
瑋璋特連抱朴子曰故侍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
瑋璋特連抱朴子曰陸士龍士衡曠世特秀超古邈今
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 齊過曰者日者日
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
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馬遷

星書曰漢之元人文史 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

報施何其寡與 史記曰司馬遷曰天 然則高才而無貴

仕鬻餐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 左氏傳

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又曰縉雲

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比三凶

謂之 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闕葛紛綸莫知其辯家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於

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於

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

也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不矣

折也閉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綸歲
注曰辨別也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 范曄後漢書曰
玄論語注曰蔽塞也論衡曰凡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
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

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今言隨
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善類篇
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
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李然
蚤天盜路日殺不辜用人之肉竟至於鴟冠甕牖必以
以壽終此其太彰較者也余甚惑焉

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
楚人也常居深山
以鴟為冠故曰鴟冠禮記孔子曰儒者蓬戶甕牖論衡
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在平時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
賈捐之曰石顯方鼎貴又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譎譎
駟馬高蓋車左傳閔子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譎譎
謹昨異端斯起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常譎譎謹昨裴松
之曰譎音奴交切謹音詔表切昨蕭遠論其本而不暢
音祖格切論語子曰謹攻乎異端

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
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
子玄作致命由已論言
吉凶由已故曰語其流嘗試言之曰莊子曰請嘗試言

地無為以之寧杜預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
左氏傳曰嘗試之也

謂之自然
老子曰大道汎兮萬物得之
物皆得道而生管子曰大道汎兮萬物得之
成命之曰道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

自然者物見
自然者物見

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
莊子曰孔子
一丈夫謂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
以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也
故謂之命也莊子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
其所以生周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

鼓動陶鑄
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
存乎辭韓康伯曰鼓動陶鑄
也交以鼓動効天下之動也莊子有吾謂連叔曰藐姑
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與
錯庶類混成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度劉之志
左氏傳呂相曰莒夷我農功虞劉我邊陲言殺也

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墜之淵泉鱗屬也非
性不同非天之有悅怒也淮南子曰鳥魚生於陰屬於
陽故魚遊於水鳥飛於雲夫鳥排虛而飛獸踐實而走
蛟龍水居虎豹山蕩乎太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
化而不易然莊子曰勃然動萬物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
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庚與謂何吾曰夫聖人之治也
得秋而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
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又曰
吾一受其性不可易而不可化以待盡化而不易則謂之命
也者自天之命也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所易春秋元
正不過得定於冥兆終然不變祖合之論命曰存亡壽
壽命也

論曰夫生之必死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西征賦曰
天地所不能變

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
神莫之要聖哲非能預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
能感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
也夫以周之山西北之力而陸機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
夫以短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短則不可
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淮南子曰聖人不
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為一度韋昭曰舊至德未能
漏晷夜共百刻哀帝有短祚之期故欲增之至德未能
踰上智所不免上智與下愚不移魏文帝典論曰夫唯
之必死賢聖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
所不能免

流石尚書曰放勳欽明又帝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
秋曰成湯之早煎沙爛石楚文公躡其尾宣尼絕其糧

辭子曰十日並出流金鑠石楚文公躡其尾宣尼絕其糧
周公也狼跋其胡載震其尾毛萇曰靈胎也躡音致漢

書平紀曰追謚孔子曰宣尼公論顏回敗其叢蘭冉耕

歌其芣苢家語曰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三而早

風敗之家語曰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

薛君曰芣苢澤馬也芣苢臭惡之菜詩人傷其君子有

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夷叔斃淑媛之言子

輿困臧倉之訴崔瑗七蠲曰三王行化夷叔隱已古既

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

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脩

殺仲弓之能徒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之

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輿孟子之字也孟

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

諾樂正子春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

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孟子曰吾之不遇戰聖賢且猶

若此而况庸庸者乎大戴禮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口不

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懷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謂庸

既以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至乃伍首浮尸於江流三閭

沈骸於湘渚史記曰子胥自剄死王乃取子胥尸盛以

原揚雄反騷曰欽吊楚之湘累音義曰謂不以罪死曰

累屈原赴湘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又

死故曰累也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

何自君山鴻漸斲殺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翻於

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東觀漢記曰相譚字君

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雲臺上問譚曰吾以識決之何

如譚不應良久對曰目生不讀讖問其故譚頗有所非

是上怒曰相譚非法將去斬之譚叩頭流血乃貫由是
失旨遂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
卒周易曰鳴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許慎淮南子注曰
鍛羽殘羽也應璩與從弟書曰弋下高雲之鳥東觀漢
記曰馮敬通少倣儻之志明帝以為行材過其實抑
而不用遂蹈壘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皇之翔
至德也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韓
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
也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璉津並一時之秀士也

劉瓛字子賤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少
頭齊書曰劉瓛字子賤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少
篤孝博通五經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
復仕永明初遇疾卒瓛弟璉字敬方執正直文惠太
子召璉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官
山氏春秋曰舜耕於歷

瓛則閔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
誘服膺儒行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閔西孔子揚伯起
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也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禮記有儒行篇

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經明博覽無
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閔西孔子揚伯起

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經明博覽無
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閔西孔子揚伯起

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經明博覽無
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閔西孔子揚伯起

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經明博覽無
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閔西孔子揚伯起

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

融論曰凜凜焉嗚嗚焉其與秋霜崑玉比質可也西比
京賦曰狀亭亭以山召岩郭璞遊仙詩曰高竦風塵外

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

毛詩曰君子以振民毓德
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

饗

善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尚
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

毛詩曰追琢其章金
也又曰皆擯斥於當年

韞奇才而莫用

司馬彪莊子注
論語注曰微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

楚辭曰賴微
宿莽與草木俱朽楚辭曰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膏
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

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封禪書此則宰衡之與卓隸容彭

之與殤子尚書曰宰掌邦治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

善補導之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

子師又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未號年七百莊子

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為之小莫

壽于殤子而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過秦論皇

甫謚高士傳曰黔婁先生修清節不求進於諸侯及終

曾參來弔曰何以謚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存

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何樂

於此而謚為康哉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

慎曰楚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治

襄雄頽廣顏色如漆赭垂髮臨鼻長用而鬻陳侯見而

甚悅之高誘曰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抱朴子

醜而有德也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之天皆得之於自然莊子曰古託宿於義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其斯之謂矣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然命體周流變化非

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

周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老子曰不召而自交錯糾

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

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子虛賦曰交錯

倚伏抱朴子曰鴛鴦不可一塗驗然琴不可膠柱

調也鬼谷子曰即欲闔之貴密密之貴微西征賦曰寥廓忽恍文子

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呂氏春

秋曰道也者視之弗見聽之弗聞不可為狀管子曰必御物以效靈

亦憑人而成象壁皇天之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之言性命

係于天然其來也必憑人而御物壁言如天玉冕旒而執

契必因百官司職以立政文子曰德仁義禮四者聖人

之所以御 萬物也 而或者觀湯武之龍躍謂金龍亂在神功聞孔

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在田又曰或躍在淵墨子曰夏

祭時天乃命湯於鑿宮有神來告曰百夏德大亂往攻之

予必使汝大戡之商王紂時周武王曰三神曰予既沉

漬殷紂於酒德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孔孔子墨墨

翟蔡邕陳太丘碑曰元方季方皆命世挺生膺期特授

視彭韓之豹變謂執猛致人爵見張伯之朱紱謂明經

拾青紫彭彭越韓韓信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禮記曰

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

卿大夫此爵也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說論語令禹

投大子遷光祿大夫賜閑內侯范曄後漢書曰相榮治

歐陽尚書授太子為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

佩山玄王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綬綬也漢書夏侯

勝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悅拾地芥豈知

有力者運之而趨乎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

走昧者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論語子曰由汝聞六

義則殊請陳其梗槩東京賦其梗槩如此夫麻非顏賦理哆為訓頁

子頰割形之異也楚辭曰麻非頰賦理遺視聯些王逸曰

戚施醜也說文曰哆張口也音侈通俗文曰嗚口不

正也夫皮切史記唐舉見蔡澤曰先生雖頰感是朝

秀晨終龜鳴千歲年之殊也淮南子曰朝秀不知晦朝

水上似蠶蟻養生要曰龜鳴許慎曰朝生暮死蟲也生

壽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龜鳴聞言如響智昏寂麥神之

辨也史記曰溥于髡說鄒忌畢趨出曰用者吾語之

氏傳曰程滑殺厲公荀密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

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

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淮南子曰

然無為與造化道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莊子曰定乎
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左氏傳叔與曰吉凶由人史
記齊威王使人說越曰晉楚聞龍犀曰角帝王之表朱
越兵不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龍犀曰角帝王之表朱
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髮也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曰夫子
左角曰右角月王天下也孔子仲尼有聖人之表
適周見其弘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曰河日上
河目而隆額是黃帝之形貌也李固貌狀撫鏡知其將
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後為大尉尉相術每舉鏡視
刑壓紐顯其膺錄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
傳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
事於群望而祈曰請神擇五人主社稷乃備以璧見於
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
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用加焉子干子皙皆速
之平王弱抱而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
入再拜皆墜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
王之瑞感生朱宣宋切曰華渚渚名也朱宣少昊氏詩

含神務曰大電統樞照郊野感符生黃帝漢高祖皆
功臣頌曰彤雲晝聚素靈夜哭國語曰與王賞諫臣皆
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周易曰渙汗其
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官宜之情未測神明之
數其蔽二也孔安國曰龜摯夷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
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薛綜曰西京賦注曰天有
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曰原道者測宵冥
之深曰氏春秋曰宵乎冥莫知其情哉空桑之里變成洪
王命論曰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

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呂氏春秋曰有莘氏女子採桑
令婦人養之察其所出而東走母顧明日居伊水之上孕夢有
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居伊水之上孕夢有
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
伊尹淮南子曰歷陽淮南之縣名今屬九江郡歷陽中
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諸生告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
湖嫗視東城門闕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此嫗數

湖嫗視東城門闕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此嫗數

往視門門吏問之姬對如其言東門吏殺雞以血楚師塗門明日姬早往視門有血便走上山因沒為湖楚師

屠漢卒唯息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漢書曰項

羽晨擊漢大戰彭城靈辟東唯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唯水為不流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萬之

師越韓魏而敗疆趙北坑馬服屠四十餘萬眾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也論衡曰言有命者

命俱死天下之大人民之眾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故相積

火炎崑嶽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於長平

芝蘭共盡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傳玄鷹兔賦曰秋霜一下蘭艾俱落

毛萇詩傳也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

蔽三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夏子夏也伊伊尹也

王彌曰庶幾於知幾者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

后之璜不能無考淮南子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

也類也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范曄後漢書曰

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于家漢書曰相如廷

免家居茂陵而死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

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戰國策應侯

辭鄭詹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若然者主父偃公

孫弘對策不升第厯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

令忽如過隙溘合死霜露其為詬恥豈雀馬之流乎及

至開東閣列吾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

先非而終是漢書主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季長短縱橫

術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

能厚客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為郎至中大夫偃曰大夫
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享耳又曰公孫弘第居下策天
家貧牧豕海上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天
子擢弘對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
賢士莊子曰賓放於鄉里逐於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
間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與
此態也漢書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疾說文曰詔
取也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宮曰將軍嚮者經虜城下
震揚威靈風行電照九州春秋閔忠說皇將榮悴有定
甫高曰今將軍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

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
應璩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
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根哉
夫虎嘯風馳龍興
孫子荆陟陽侯詩曰三命皆有極
雲屬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率而
景雲屬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
故重華立而元
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
史記曰虞舜名
曰重華左氏傳
八人蒼舒噴鼓禱戴大臨危降庭堅仲
容叔達天下之
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
仲堪叔獻季仲

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謂之八
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史記曰帝乙崩
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曰
祖伊恐奔告于
受孔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仲
喬生惡來父子俱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
多闇主衆明君
寡庸君子多杜篤甲比善人少而不善
人多法言曰聖君少
謀而董猶不同器梟鸞不接翼
家語類曰曰聞董猶不
而治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夷甫
論曰夫芝蘭之
不與茨棘俱植焉鳳之不與梟鴉同
棲天理固然易在
曉晤西都賦是使渾本敦徒擣桃
杌兀踵武於雲臺之
曰接翼側足

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岩之下
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
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
比周天下之人
謂之渾敦顛項氏有不自才子不可教訓
不知話言告之人
則頑舍之則置傲以先後及前王之踵
武東觀漢記曰
杌楚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及前王之踵
武東觀漢記曰

傾盈縮遞運而汨骨之以人其蔽六也周易曰泰者通

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傾淮南子曰孟春始贏

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

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

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死生有命已見上文論衡曰凡人

之命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呂氏春愚

秋曰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知其所以也

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相範世要論曰遇不夫神

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絳中庸在於所習舜禹二帝也淮

說不待李問而合於道堯舜文王也不可教以道不可

喻以德者丹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

教訓之所喻也高誘曰丹朱堯子也商均舜子也廣雅

曰絳止也胡卦切賈誼過秦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

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

習善爲善習惡爲惡

美蘭入而自變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

化也大戴禮曰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

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臭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

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季路季於仲尼厲風霜之節子

曰應瞻爲太守人歌之曰威若風霜恩如父母楚穆

謀於潘崇成殺逆之禍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

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而商臣之

以宮甲圍成王王縊穆王立潘崇太子師而商臣之

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楚之後業

子孫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曰在今後嗣王左

氏傳曰衛渾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圍欲劫孔

悝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无勇若潘臺半必舍孔叔太

子聞之懼下召石乞孟厲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

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

死林預曰季子子路是也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

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司

野也君當移於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置之股

肱可乎曰可移於相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畜民子章

曰君善言三災或必退三舍延君命二十一年視之信

廣雅曰災或謂之執法殷帝自翦千里來雲呂氏春秋曰湯

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為犧

用祈福於上帝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湯之時旱七年以

身禱於桑林之祭而四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而言

則害盈輔德其由影響若以善惡猶命且于公高

故未洽乎斯義毛萇詩傳曰洽合也

門以待封嚴毋掃墓以望喪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其

公謂之曰少高大問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理獄多陰

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為丞相封侯傳世又

曰嚴延年遷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

維陽適見報囚母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

人不可攝殺我不自意當老見莊子被刑戮此君子所

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此君子所

以自彊不息也言善惡有徵故君子庶幾自彊而不息

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若

為仁而無報何故修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為

茲說者斯乃徑廷之言耳莊子有吾問于連叔曰大有

徑廷不近人情司馬彪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

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此釋聖人之言顯而晦難測也左

志而晦婉而成章莊子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吾問于

焉名建德之國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吾問于

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无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

言猶河漢而無極司馬彪曰極崖也言廣若河漢無有

崖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之所由也積善

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

孫朝云積善餘慶誘民於善路耳論語今以其片言辯

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毛萇詩傳

曰曉姑不知春秋也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

珪壁斯罄左氏傳曰存雲如衆赤鳥夾日飛三日楚子

移於今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真諸服眩何益不

穀不有大過天其矢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毛

詩序曰雲漢仍救美宣王也干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

延年殘獮未甚東陵之酷勛華已見上文說文曰廣不

救齊死名於首陽之下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

慶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毛詩曰蕩蕩上帝詩云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此釋君子所以自強也毛詩鄭風

改其節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尚書曰古人為善惟日

之難也焉夫食稻梁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

音儻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論

子曰食夫稻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鳴君稻

梁國語曰芻豢幾何論語子曰狐貉之厚以居漢書曰

齊地織作冰紈長揚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籍修

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

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

道樂夫知命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弁囷弟曰夫

人之宗主也周易曰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莊

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德者能逝而不召來
之王命論曰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
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莊子曰子惡乎知悅生之
或非弱喪而不 瑶臺夏屋不能悅其神戶子曰人之言君
知歸者邪 而堯白屋楚辭曰冬有大夏王逸曰
夏大屋也毛詩曰於我乎夏屋渠渠土室編蓬未足憂
其慮士室編蓬已見 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禮
孔子曰儒有下
士傳黔婁先生妻謂曾子曰先生不感感於貧賤不遑
遑於富貴論語曰富
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豈有史公董重相不遇之文乎司馬
太史公故曰史公
李軌曰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不遇賦

文選卷第五十四

文選卷第五十五

梁昭明太子選

唐袁林郎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學直李善注
秦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論五

劉孝標廣絕交論一首

連珠

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論

廣絕交論劉瑒梁與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
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布

輒練裙路逢峻峻汝然矜之乃廣朱公叔
絕交論劉既見其論抵兀於地終身恨之

劉孝標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此問言也

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為侍御史感俗澆薄慕尚敦篤著絕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卒贈

刺史主人曰客奚此之問未詳其意故審覆之也客曰

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絕故陳四事以

喻之毛詩曰嘒嘒草蟲躍躍阜螽鄭玄曰草蟲鳴則阜螽

曰虎嘯而從之異類相應也雕虎已見思玄賦淮南子

許慎曰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也故網緼相感霧涌雲

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相應鳥

應之速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淮南子曰山雲

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其鳴

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辭問曰游說之士是以王陽登

星流電耀答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激

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

登朝子產悲子皮之來逝也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為友

且曰吾以無為為善唯夫子知我也且心同琴瑟言

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變於墳簾則言香蘭

道合膠漆則志順墳簾言和順之甚也毛詩曰琴瑟

好合如鼓瑟琴曹子建王仲宣謀曰好和琴瑟鬱郁香

也上林賦曰芳香潤鬱酷烈淑郁楚辭曰蘭茝幽而獨

景公雷義字仲預重少與義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

謂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贊曰婉變董公墳簾已見

賦聖賢以此鑲金版而鐫盤盃書玉牒而刻鍾鼎賢

以良朋之道故著簡策而傳之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

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墨子曰琢之盤盃銘

於鍾鼎傳於後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

世玉牒已見上

之雅引

此言良明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邈人至壘其鼻端若蠅翼使匠

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壘而鼻不傷邈人立不

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

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矣矣自夫子之死也吾

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伯牙及雅引已見上文

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

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友劭字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

日死當以其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

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曰馳往赴之既至

突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傳柩移時

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

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

式遂留冢次修墳種樹然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欲効

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

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其

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

破琴曷為各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曆所不知心計莫能

測駱驛縱橫不絕也煙霏雨散衆多也魯靈光殿賦曰

劇秦羨新曰霧集兩散莊子曰巧曆不能得而况

九乎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

而朱益州汨彘叙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

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言朋友之義備在典之故以為疑也尚書曰彘倫攸叙又曰聖有謨訓家語

孔子曰初奚對乎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

主人听

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

感辨

德辨

人心

德辨

感辨

主人听

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

感辨

德辨

人心

德辨

感辨

主人听

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

感辨

德辨

人心

德辨

感辨

主人听

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

感辨

言交絕今以絕交為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撫絃者未
知變響張羅者不觀雲飛謬之甚也上林賦曰亡是公
所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許慎淮南子
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微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楚臨
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
曰大正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更後將法焉
使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千餘里
使改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鶴鵬已翔乎
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沮澤已見蜀都賦
吳都賦曰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夔屈從道汗隆
雲飛水宿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夔屈從道汗隆
言聖人懷明道而闡風教如龍夔之驤屈蓋從道之汗
隆也春秋孔錄法曰有人卯金刀握天鏡維書曰秦失
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
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
起龍驤化為侯王夔屈已見潘正叔贈王元况詩禮記
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鄭玄曰汙猶汙
也日月聯璧贊豐豐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棟華之

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由此朱生得玄珠於赤

水謨神睿而為言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電薄謂喪

時之義微妙之弘致道表則顯棟華權道之微旨然則隨

朱公叔絕交是得箴時之義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

睿而為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之萌日

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

善於著龜王弼曰豐豐微妙之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

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太風起兮雲飛揚淮南子曰陰陽

相薄為雷激而為電論語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

曰逸詩也棠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

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高書曰蕭韶九成鳳

皇來儀莊子曰黃帝遊於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周

象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孔安

國尚書傳曰謨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也

其陵夷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

組織居憂共戚憂樂同驩仲長統昌言曰道德

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

兩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

歷萬古而一遇良朋款誠終始若一故寄通神於心府

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

於道術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唯取相忘

之義也不輟其音已見辨命論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素逮叔世民訛狙詐騰起

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

刀之末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典皆叔世也毛詩曰民之訛言鄭玄曰訛偽也董書

曰狙詐之兵音義曰狙伺人之間隙也谷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莊子孔子曰九人之心險

於山川難於知天董仲舒士不遇賦曰生不丁三代之

亦不能開愚夫之遠惑膏糞集曰糞以毛羽之身於是

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毛詩曰氓之蚩蚩

所歸淮南子曰秦時赭衣塞路百姓鳥驚駭也然則利交同源

派流則異較角言其略有五術焉廣雅曰較明也韓詩

術法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董賢石頭已見西京賦

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嗆下霜露九域聳其風鹿西海疊

其燠灼雕刻鑪錘喻造物也覆載天地刻雕象形而不

皆在鑪錘之間鑪錘之巧尚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之志其智

捶排口鐵以灼火也范曄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呼吸

寒霜露九城已見潘元茂九錫文爾雅曰聳懼也夏侯
湛東方朔畫贊曰彷彿風塵用垂頌聲毛萇詩傳曰疊
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顯之任 靡不望影星奔藉響百川
勢也燠灼四方震耀都鄙

鷺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蔡伯喈郭
于時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
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九國事為
期則告之時鄭玄曰象雞知時也劉楨魯都賦曰蓋如
飛鶴馬以遊魚高門已見辨命論范曄後漢書明德馬
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 皆願摩頂至踵隨膽抽
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

賜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 沈七族是曰勢交其
流一也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鄒
抽腸裂膈鄒陽上書曰見情素曠肝膽李頤詩曰焦肺枯肝
族要離焚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富埒陶白貫巨程羅

山擅銅陵家藏金亮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閑而鳴鐘陶

公已見過秦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書曰白圭周人也
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褒貴至
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
錢鄧氏錢布天下楊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錢冶鑄林
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况為大鴻臚數
賞賜金錢京師號况家為金亮連騎鳴鐘已見西京賦應
劭漢書注曰 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
里門曰開

邀潤屋之微澤魚貫躡風香鱗萃分薦教鳥之稻梁露
玉碎之餘瀝 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過
茂去秦且之處齊出開過蘇子曰昔聞夫江上之處女乎
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
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之故常先掃
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處女以為然留之今臣弃
逐於秦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
語注曰邀求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貫魚已見鮑昭
出自薊北門行潘岳哀辭曰望歸曾見鳥藻踴躍張衡
羽獵賦曰輕車馳沓西京賦曰鳥集鱗萃會連子曰君

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

毋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與王許子弟
為羣在於綺襦紵袴之間論衡曰夫能該一經者為儒
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應劭漢書注曰道好也應璩附
質曰子猶不能騰雲閣攀天衢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
鳳翼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說文曰駟壯馬也張敞
集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驪之旌乃騰千里之路何
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淮南子曰馬
遲大丙之御也過歸馮於碣石也
陽舒陰慘生民大
情憂合驩離品物怕性時則慘莊子曰人在陽時則舒在陰
而不得所遇是怕物之大情也相煦以沫憂故魚以泉
合也相忘江湖驩離也周易曰品物成亨
涸而啾沫鳥因將死而鳴哀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
涸而啾沫鳥因將死而鳴哀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論
語曾子曰鳥之
同病相憐泗河上之悲曲恐懼真懷昭
將死其鳴也哀
谷風之盛典吳越春秋曰伯
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
信伯離乎子胥曰吾之怨與
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
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歌者乎

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
乎詩谷風曰將恐將懼寘子于懷
斯則斷金由於秋
隘刎頸起於苦蓋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
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秋隘
置塵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之交左
氏傳范宣子數戒子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苦蓋
是以伊貞
濯既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
言宰嚭由伍負濯既而榮顯既貴而諸負陳餘因張
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交也毛詩曰可
以濯既說文曰濯浣也毛長詩曰既濯也在於貧賤類
乎泥滓縻之好爵同於濯既史記曰伍子胥者楚人名
負楚王誅負父奢子胥仕吳闔廬既立得志以子胥為
行人楚又誅大臣伯州犁州犁之孫士奔吳亦以誣為
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胥帛
否何如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王誅州
犁否因懼出奔聞臣在吳而來吳王因子胥請帛否以
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曰闔廬死夫差既立以伯嚭
為大宰吳敗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請和將
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護子胥王乃

使賜子胥屬鏤之劍乃自刎左氏傳曰哀公會吳棠澤
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
太宰嚭字雖不同其人一也班固漢書述曰馳驚之俗
張陳之交好如父子携手遊秦撫翼俱起

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纖衡所以揣其輕重續所
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續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

曾史蘭董璽曰阮子政論曰交遊之黨為馳駑之所廢淮南

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乎輕重也鄭衆考工注曰
稱錘曰權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厥篚纖纖說文
曰揣量也儀禮曰屬續以候氣運命論曰顏冉大賢魏
志崔琰曰邴原張範所謂龍翰鳳雛曾參史史魚
舊目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曾參史史魚
也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
名蘭芬也葛龔薦郝彥文舒向金玉淵海御雲繡蔽河

漢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曰
劉子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淵海言卿雲之文類於

河漢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清帛何以異
哉加五綵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炫耀黼黻華蟲李士
有文章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
書者以司馬長卿楊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

同土梗莫肯費其金救罕有落其毛游塵土梗喻輕

史詩曰視之若埃塵稽含司馬曰命危朝露身輕游
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司馬彪曰梗土之
榛梗也漢書項羽曰歲飢人負卒食半菽孟若衡重錙
子曰楊氏為我披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銖續微影飄撇四滅雖共工之苑隱驩之掩義南荆之

跋扈東陵之巨猾緇已見任彦升彈曹景宗文侯瑾筆

孫行父曰少昊氏有子靖諸庸回伏也菟懸杜預曰謂
共工也菟隱隱惡也立氏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
掩義隱賊奸行凶德杜預曰謂驩也南荆謂楚也漢連珠
曰南荆有寡和之歌韓子莊周子謂楚莊王曰莊躡為盜
於境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雖也跋扈東陵盜踣其路切皆
已見任昉王儉集序東京賦曰巨猾間疊躡其路切皆

為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膏便辟

道守其誠說文曰逶迤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

金多也孟子曰為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

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能枝也莊子謂

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痂者得車一乘舐

痔者得車五乘子豈瘞其痔邪金膏已見江賦漢書曰

常以將其厚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辭曰如脂如韋王逸

曰柔弱曲也論語孔子曰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

損者三友友便僻損矣

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霍是目量

交其流五也禮記曰苞苴篋筒問人者鄭玄曰苞苴裹

光也答賓戲曰凡斯五交義同晉晉書陶故相譚譬之於

陶陶林回喻之於其醴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鄭衆

也無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

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

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受市而夕惜

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

誤為相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

水小人之交其如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夫寒

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

存而未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周易曰

暑來暑往則寒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襲因也說苑

雍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古富

而今貧坐賦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尚書大傳曰三

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陸機樂府詩曰休

各相乘驟翻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
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惡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
言貪利情同誦詐殊道也范曄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
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

漢書蕭蕭有字次君朱博字子元有少與博為友故長安語曰蕭蕭朱結綬王真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為九卿博先
至丞相與而程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
乎莊子曰規規然自失也漢書曰下邳程公為廷尉賓客至者其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賓客
欲往程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穀梁傳曰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
因此五交是生三譽杜預左氏傳注曰譽瑕隙也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譽也尚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史記衛平曰天有五色以辯白黑人民莫知
辨也與禽難固易攜離訟所聚二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攜離也名獸相若也難陷饕餮貞介所羞三譽也饕餮已見上漢書贊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古人知三譽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也毛萇詩傳曰梗病也又曰速召也故王丹威子以櫛焚朱穆昌言而未絕有旨哉有旨哉有梁之初

淳風已喪俗多馳競人尚浮華故叙叔世之交情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歎羨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練以禡焉禮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鄭玄曰夏楸也楚荆也夏與櫛古今字也昌言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孫綽子曰莊多寄言渾沌得宗用象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得珠旨哉言乎

夙昭民譽漢書上以書勅責陽僕曰懷銀黃垂三組奪鄉里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也

愛客同鄭莊之好賢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道麗方駕已見西京賦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

曰莊琰謂司馬朗子之弟剛斷英時裴松之案時或作特竊謂英特為是辯士論曰武將連衡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班固述曰莊之推賢於茲

德為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

胥吻朱紫由其日旦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

魏都賦扼腕已見蜀都賦大戴禮曰孔子愀然揚眉戰

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

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

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曄

後漢書曰許子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於是

鄉黨人物月旦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於是

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軒擊鞞為坐客恒蒲蹈其闥闕

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西都實曰冠

曰郡國輻湊浮食者多解鞅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

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輜軒比較填接街陌說文

曰軒車前衣車後為輜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相

擊說文曰輜車軸端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座上客恒滿

鄭玄禮記注曰閭閻皆門限也闕里孔子所居也升堂

入隩已見孔融薦禰衡表范曄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

獨持風裁士有波其至於顧盼增其倍價與拂使其長

容機者名為登龍門

嗚影組雲臺者蘇等有趣走丹墀者疊迹戰國策蘇代說

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凡三旦而一立於市人莫與

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

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汗明說春申君

曰夫驥服鹽車上太行中坂遷延負轆不能上伯樂遭

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

知已今僕居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前被僕也前被煎

拂音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辯命

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人有相摩漢典職儀

日以丹來地故稱丹墀

吳都賦曰躍馬疊跡

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

清塵庶羊左之微烈過秦論曰合從締交禮記曰賢者

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淮南子曰惠施死而

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楚辭曰日聞赤松之清塵

烈士傳曰陽角哀左伯桃為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

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應璩與

王將軍書曰雀巢
雖愚猶知微烈
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

罕漬酒之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
東粵謂新安
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瞑目東粵楚詞曰歸骸舊邦莫

詐語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尺牀總帳謝承後漢

書曰徐穉字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辟雖不就

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預多雞一隻一兩綿漬酒日中

曝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墜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升

米飯白茅籍以雜置前醞酒畢留謂即去不見喪主禮

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動輪范式也已見上文

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

大海之南寄命嶂嶺之地
諸孤坊子也劉璠梁典曰昉

無許學墜其家業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又趙

孟曰朝不謀夕何可長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

幾死朔北之野范曄後漢書朱勃上書曰士人飢困寄

命漏刻將子万機論曰許文休東渡江乃在嶂氣之南

梁典不言昉子喪之交桂今言
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

大海之南者蓋言流離之甚也

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任靈慕郇成分宅之德
此謂劉洽

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噓各登清貫任云云未

疾其苟日乃廣朱公表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朱暉同

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

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

故南陽餓暉聞堪妻貧窮乃自往依視見其困厄分

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疋以為常羊舌

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

自此父之死也吾幾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

終之我始之也夫子終之孔叢子曰成子自魯聘晉過

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

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

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

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

是迎其妻子還其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

門豈云嶄絕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欲楚詞

曰險巖猶顛危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
史記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也 是以耿介之士

疾其若斯裂裳棄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

鹿同群皦皦然絕其雰濁誠耻之也誠畏之也 耿介之

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多墨子曰公輸

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鄆曹

植應詔詩曰高節長驚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

之頂楚詞曰高山崔巍兮水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

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孔安國曰隱居山林

是同群也范曄後漢書曰皦皦者易汗楚詞曰吸精氣

而吐雰濁兮 文曰雰亦氛字

連珠

傳玄叙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與於漢章之世
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
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
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
珠易看而可悅
故謂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右土所以播

氣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蒼所以紀陰

日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

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川氣之

通也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五行

錯而致用曰時違而成歲夫五行四時佐天地造物者

成陶鈞之致春秋異侯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

善曰莊子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
私故國 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
克諧之會三才理通趣舍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効

契君中納經銷之合韻善曰左氏傳閔子騫曰敬恭朝
夕恪君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
契無德司徹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
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違此所以無不受也賢
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
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

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夫鑑銖之衡懸千斤之重
徑尺之鏡照尋丈之形用

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暗也善曰
勝或為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日曰稱亦勝也吳錄子胥曰

越未能與我故明主程才以効業貞臣底力而辭豐由
爭稱負也

危鏡凶哲人所以為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
其豐而致力此唐虞所以緝熙摯契所以垂美也善曰

諺文曰程品也廣雅曰効驗
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之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天

人其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率興不降佐於昊蒼此意
言賢

人雖希而無世不有故二殷三仁辭職隆周十亂入朝故
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雅

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
義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立函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

明必有束帛之聘或委積之貌也鄭玄曰秀士有
德行道藝者也尚書曰王如不敏及天其命定命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

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精
未

代闇主崇神奔賢故俊乂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使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適之也陳敬仲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

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
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
朱軒之使鳳舉
於龍推之表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

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襄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

之運寵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相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上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依

也論語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夫三相子孫微矣孔安國曰三相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夷惠

無仲居西山之熊夫東國之黜臣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

之五侯廣雅曰軌迹也陵夷已見上文春秋命歷叙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

臣聞靈輝朝觀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

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言以

均被萬物取而成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輝觀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物賴含響也善曰淮南子曰猶條

風之時麗許慎曰灑猶況也

臣聞頰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

箕之叟不眎丘園之幣洗滑之民不發傳巖之夢古之

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

記籍不同未能詳孰是又傳說築於傅巖而精通武丁

言巢許冥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頰猶整也說文

曰振舉也陸云洗滑而劉之意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

洗滑為洗耳乎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

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穎水之陽

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

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微魏子

-5 230 35 900" data-label="Text">

曰昔者許由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宓對王商

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皇甫謐逸士傳曰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

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揚若名今

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

清冷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之為

堯所讓也以爲汚乃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許

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

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夫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

由由耻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音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既以巢箕為許由洗耳為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亦洗於渭乎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

而眦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

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

玉帛之惠鏡質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感入至神應物為樂不假鐘鼓

之音為禮不待玉帛之惠此所感之至也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禮

吾示之以天壤司馬彪曰壤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

人治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美女

不惑荒婦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也善曰治容已見陸機樂府詩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

嬙可說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盤相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

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陰晷影之候也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

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所思此章言

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為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豐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繁曲之絃無

繞梁以盡妙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窮善曰劉云繁曲之絃謂絃被繁曲而不申者也言繁曲之絃思繞梁以

盡妙以喻藏器之士俟明時以効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充滿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尸

子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是弗聽也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凌

颺之羽不求反風耀夜之目不思倒日為鵲能飛不假風力鳴鴉夜見

豈藉還曜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淮南

子曰鵲巢夜掃蚤察毫末畫出顯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高誘曰鵲鵲謂之老荒鵲音休蚤音瓜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

莊黜殯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夫黜

明謝觸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

遠伯王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乃召

遠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可謂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殯非是柳莊

豈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

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

之於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

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啻刑

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

曰傳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

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列云觸車未詳其言

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

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

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後又之臣屢抱後時之悲言議

朝君臣否隔明君時有蔽壅上喻前利眼臨雲而息照後又後時而屢歎喻朗王蒙垢而掩輝善曰論衡曰日月猶人之有目任子云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為當故壞其眼目以行謹人乎尸子曰勤人謂王宗理者為璞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

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香以備質而發芳絃以特絕而流響喻貞烈淑郁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楚辭曰五音紛其繁會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以三

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晏嬰立威於俎

組子罕慟哭於介夫終使晉人報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効於斯者也善曰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備

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命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舞顧太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

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非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殺伐齊師孔子聞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

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禮記曰晉人之規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

曰善哉規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三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也

臣聞赴節之音洪細入韻嗚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

苟適事精靡可施者適道修短苟命

此言取其正專而已豈復係門

闕乎曼敬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以為右亦猶鼓也中適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

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此言物有因而易彰也善曰乘猶因也孔

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孫卿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候於物也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迹慕遠無救於逢是以循

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此言為事非虛立功

須實故三章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湯谷之晏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

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綴

繫戲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善曰論語宰子曰鑽燧

改火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温秋霜宵隊芝童被其凉是

故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春秋不以善惡殊其

輩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古則滅是以輪

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警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此言

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世本曰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文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歸是以淮

月凜水不能加凉晞日引火不必增輝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

級至其極也殊塗共歸雖方諸凜水於月而不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也善曰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鹽盥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

明盥謂以明水盥鄭司農曰夫發聲也

者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發聲也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

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商鞅言帝王之

睡此其義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

客有詔於郢中者其始曰下俚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呂氏春秋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郢人馬

圍乃復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微音錄響音操發前絕何則垂
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
之化已滅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堅白
為辭故其辯難繼是以唐虞遠而淳風流存
蘇張近而解環易絕也善曰字書曰薰火煙上出也曹
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政尚書益曰至哉感神
臣聞託閣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
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善曰日月發輝
既尋虛而捕影
欲藏形而託暗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
而明惑欲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善曰鄧析子曰藏
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曰
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儼其精重光以見吉
祥說文曰捕取也思玄賦曰朝貞觀而夕化應劭曰真
下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
意世加甚焉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交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

族放而唐劬二臣誅而楚寧凶邪亂正亦由浮雲蔽天
疾風激水故舜流四凶而

朝穆穆楚戮費駟而王道洽也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
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竈二苗於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

而天下咸服尔雅曰劬美也三臣費無
極與鄢將師也已見李蕭遠運命論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所傾非

假百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

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治
才不合時故也心苟自足不假

美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櫻契之賢矣善曰揚雄答客
難曰工聾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
曰西子蒙不絮則人皆掩鼻而過
之趙岐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平時者非克已所勗是

以利盡萬物不能審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

之辱善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時非克已能正是以放勳化被四表不華丹朱之心仲丘德冠

生人不救棲遑之辱按西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荅賓戲曰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

突不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

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檢謂定檢不瀾

有節尺圭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蔽於龐萌魏武失之張繲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

言循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改常心乖性命之指蒼頡篇曰檢法度也

臣聞傾耳求音眠優聽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

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

其休

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隔其通七竅理其用也善曰莊子曰棄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官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臣聞遯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

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

名則傳之不朽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烈士貞女棄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遯世無悶王逸楚辭注

曰遯隱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淫漢書蒯通曰婦人有幽君守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

雲是以瀟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志相撥之君

搖頭鼓缶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惠政卓茂之仁恕豐沛之甄復三者自足其樂

矣豈復思時雍相擬之治哉善曰身蔭既足故無假垂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北溟有魚名之曰鯨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為蒲宰夫于入其境而數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墟屋甚嚴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其民不擾也密令卓茂已見孔德璋北山移文尚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相撥謂殷也毛詩曰玄王相撥毛萇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密為宓子賤但子賤為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眵收察懸景東秀則夜

光與砥砭匿耀是以乎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

時來則賢明易與數逢澆季則愚聖一揆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而仲尼逐也善曰飛轡懸景皆謂日也曰有御故云轡也頓猶舍也西頓謂已也東秀謂日明也廣雅曰秀出也情子曰離朱之明韓詩曰矇眵奏

功薛君曰無珠子曰矇矇子具而無見曰矇大戴禮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戰國策曰白骨疑象砭砭類玉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乎

管下俵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

寸管黃鐘九寸之律以及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即示近之義也以夏至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者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塗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為按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俵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

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常音謂若臣宮商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玄同感至皆應是以帶之與懷豁道難得而校也善曰文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鴻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而不通分

臣聞祝敵希聲以諧金石之和擊鼓踈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夫道上環中理貴持會希發而

節樂者繫一祝之功也一契而銜衆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踈遲也

臣聞目無嘗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善曰言為政之道恕已及物也耳目在身施之異

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已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猶痛責之甚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玉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傳室不思銜燭之龍

今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亦在鵬鷃之義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間沒汝寬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心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主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鰓冠山陵魚吞舟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鰓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練膏也楚辭曰日安不到獨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善曰楚辭曰衝風起也言及遇隨風大波涌起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

淮南子曰龍舟鴻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震風洞

發則夏屋有時而傾善曰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壘

沙堂秀莊子云風謂蛇也何則牽乎動則靜言舟牽

折丈木飛太屋唯我也靜而舟定故曰靜也善曰屋雖靜而為動之所牽則

靜止而為動也鄭玄儀禮注曰隸止也自定之貌也

係乎靜則動貞言屋係平地風動而屋傾是動貞也善

靜也周易曰貞正也然此文勢與是以淫風大行貞女

上句稍殊不可以文而害意也蒙治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此謂物無常

故水本驚蕩風靜則安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貞專

之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淳風之

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曰言舟本搖蕩流靜則安

流為水及風誤也悔當為論曾參史史魚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

江漢之君悲其墜履少原之婦哭其亡簪善曰言人

居窮則志

憊處達則恩輕是以楚君施德激三軍之濟俗少原流

憊謂輕薄之頌風善曰賈子曰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昭王

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此一疋履哉吾悲與之借出而

不與之借反於是楚俗無相棄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

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

問焉婦人對曰向者刈著薪而三吾簪是以哀孔子曰

刈著薪而三吾簪有可悲也婦人曰非傷三簪吾所以

悲者不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

風及兩毛善詩傳曰乘升也洪範五行傳曰

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編及之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棄性逐欲遂令身死國家為墟故微子視麥秀而悲殷周大夫見禾黍而悲感者也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興情侈則國亂二王皆棄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或者以詩序去彷彿不忍去而疑佇立之跡然序又去盡為不黍豈得佇立哉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沉貴鼓密而含響管朗笛踈而吐音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汚隆用行其正取其濟物而已由求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沉其網也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鼓賁與鼗古字同鄭玄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踈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

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

迹之哀善曰性命之道含靈所惜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

貴身而以義棄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閉也是以據圖

無揮劍之痛以利輕於生臨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

義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

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

天下大利也此身則小身所重也此義則輕臨

川自投謂北人無擇也已見相溫薦譙元彥表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哭淺而應玄是

以天地之蹟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事得其要博易之六爻該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善曰廣雅曰玄遠也小雅曰廣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五絃琴也蔡邕琴操曰伏羲氏作琴絃有五象五行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

之列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此言令人尋

善曰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

天步晏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天布列象

其度此即志猶踈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於器也善曰儀猶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

曰晏日景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視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

熱是以吞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

西山之節善曰言勢有極也虐暑涸陰之隆不能易火

南子曰夫寒之與燠相反寒地圻水凝火弗為衰其勢暴也見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

縱過秦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

說趙使尊秦為帝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

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

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

北血流標杵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說文曰漂浮

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

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史武王

以平殷亂伯夷叔齊耻之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

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

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金為火所流海

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

能結風此理開而所窮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

術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滯是

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夫冒霜雪而松柏不凋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

害也雞善伺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為

也善曰莊子曰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

淫猶侵也法言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夏屋併悒李軌曰

陵雨暴雨也併莫

經切悒莫公切

文選卷第五十五



書